

扬州八怪的故事

王振强 搜集整理

明天出版社

1987年·济南

扬州八怪的故事

王振强 搜集整理

*

明天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625印张 88千字

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500

ISBN7—5332—0066—7

I·14

统一书号: R10333·179 定价: 0.90元

目 录

前言	1
汪士慎的故事	1
通灵的蝉	1
画为媒	7
李蝉的故事	11
虾戏	11
雁南飞	18
黄慎的故事	24
三下扬州	24
真假黄慎	32
画美人讽刺盐商	37
金农的故事	43
柳絮飞红	43
买灯的徒弟	47
月当灯	50
高翔的故事	55
画鹤	55
师和友	58

一笔虎	63
郑燮的故事	68
随船吟诗	68
初试小玲珑山馆	72
乱石铺街	77
窗影竹画	80
镇山之宝	83
画了牡丹又画梅	88
请君去喝西北风	92
别离情	99
蜘蛛脱网	103
李方膺的故事	107
一树梅花万户春	107
钟馗图	111
罗聘的故事	118
神奇的观音像	118
壁画罗汉	125
怒画鬼魅	130
华岳的故事	137
风雨姻缘	137
高凤翰的故事	144
芭蕉雨	144
宝画	153

边寿民的故事.....	159
苇间居士.....	159
闵贞的故事	164
孝子思亲.....	164
醉仙居.....	168

通 灵 的 蝉

在清代，扬州的庵观寺院很多。城里有座莲花庵，庵里有间韦驮殿，殿里有尊金光韦驮。他头戴金盔，身披金甲，手持金刚降魔杵，威严地站在那里护持佛法。这韦驮白天金辉耀眼，夜晚隐隐发光，所以人称金光韦驮。

汪士慎欢喜去莲花庵描绘花卉的千姿百态。庵里师太慧因，为人善良，除了诵经拜佛，成天忙着整理院中的花草。她见汪士慎租借厢房，专心画画，对他照应十分热情。因为汪士慎书法极好，她想请他抄一部《法华经》，只是迟迟不好意思开口。

有一天，刘府的老太太，带着贴身的丫头玉凤，前来韦驮殿焚香还愿。老太太祈祷完毕，由慧因师太接进内房，侍候香茶，谈说庵里金光韦驮的神异。

这时，玉凤丫头趁机跑到院里去耍。见到蝴蝶穿花，她伸手去抓，手还未触到蝴蝶，它已轻盈飞去了。她又见不远处有个年轻人在画花，就好奇地走近前观看。哟，有的怒放，有的含苞，一朵两朵三朵，不正

是眼前的鲜花一簇吗？她回头再看那青年，只见他风流潇洒，穿着朴实，象落魄的秀才。他只顾凝神作画，被太阳晒得通红的脸，挂着几颗晶莹的汗珠，自己还不觉，玉凤不由心里一阵怜惜。

“先生，你笔下的花真好看！”

那青年抬起头来一看，噢，身旁站立着一个俊俏的丫头，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正瞅着他的画，忙答道：“这叫垂丝海棠。”

玉凤又指着井旁的一株青枝绿叶的树问：“它为什么不开花呢？”

“它名叫合欢，每天晚上在月光下开花。”

“哦，原来是合欢花。”她还要讲下去，只听慧因师太跨进园门叫道：“玉凤、玉凤！太太要回府了。”

玉凤口里答应着：“来了！来了！”但是脚下踟蹰着不愿离开。

玉凤的神情，师太已瞧出几分，悄悄地对着她耳边说：“他就是汪士慎先生，画画的好手啊！”

玉凤又惊又喜：“他就是出名的汪士慎？”

汪士慎停笔抬头望她。只见她羞怯地一笑，犹如一朵春花。自己也不由得感到脸上发热，不好意思，执笔的手微微地颤抖了。

玉凤走后，师太告诉汪士慎：“她是刘府上的丫

头，叫玉凤，本人姓何。”

汪士慎微露喜色，望着她远去的苗条身影，点点头说：“姓何？可人也，可人也！”

玉凤回府后，当天夜里想了许多：自己穷苦出身，卖进刘府侍候人，如今已二十三岁，终身之事还没着落，若能找到汪士慎一样的人，就心满意足了。胡思乱想了一阵，不慎感了风寒，第二天就发起热来。老太太埋怨她身子单薄，在莲花庵未拜菩萨，所以才生了病。玉凤只好含泪，把话埋在心底。

过了五天，慧因师太进刘府，听说玉凤生了病，顺便进厢房看看她。只见她憔悴了许多，倚在床上打熬着身子绣花呢。玉凤也不隐瞒，把心里话一五一十告诉了师太。好心的师太劝慰了一番。玉凤将手中绣好的手帕交给师太，要她转给汪士慎。师太点头答应，关照她安心养病。

慧因师太回到莲花庵，喜颠颠地走进院子，喊道：“汪先生，汪先生，你的喜星动了。”

汪士慎一听，莫名其妙，忙说：“师太，休要取笑。”

“出家人戒谎。不信，你看，这是人家好心叫我带给你的。”她递给他一条手帕，飘起一缕清香。

汪士慎将手帕展开在手上，原来手帕上绣着一朵

合欢花，洁白素雅。

难道是她？汪士慎回忆起来了，那个穿青衣的丫鬟。

“我去刘府，是玉凤悄悄托我带给你的，盼你回话呢。”

汪士慎心想：自己从安徽单身来到扬州，靠卖画度日，此事怎么可行？又经不起慧因师太再三催促，他就在自己的一柄白纸春摇（折扇）上画了一株垂柳，枝叶低垂，上面歇着一只蝉。画好以后折起来，托师太送去。

慧因师太见他画了蝉，很不高兴，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也只好无可奈何地送去了。

师太在刘府应酬了一下，顺便进了厢房。

玉凤接过扇子，她虽伶俐，也不知画中的谜底是什么。正在细看细想，只见蝉活灵活现，两片羽翼，薄而透明，仿佛在微微抖动。

“哎，不要给它飞了！”玉凤急忙伸手捂住了蝉。

“知——”蝉叫了。

咦，她感到奇怪，又用劲捂了一下。

“知——”蝉又叫了。

“哎哟，是活的！”慧因欢喜地说。合掌念了一句：“菩萨。”

玉凤拍手笑了：她的一片情意，汪先生已知晓了。

不知怎的，她一高兴，身子就痊愈了，想起身下床。慧因拦住她，问她下一步怎么走？玉凤怔住了，满脸忧愁，自己怎能走出刘府？她恳求慧因师太设法成全他。师太叹了一口气：“只有打诨语了。”就叫她继续装病，才好便宜行事。

慧因师太回到庵里与汪士慎一说，汪士慎又是欢喜，又是忧，自己卖画过日子，哪有银钱替她赎身？

慧因师太告诉汪士慎，只要他答应动笔抄一部《法华经》，就能成其美事。

汪士慎一想：自己年岁大了，也该成家。何玉凤虽是侍候人的丫头，却是个秀外慧中的女子。能够结成百年之好，当然情愿，就答应了抄经的事。

经过慧因撺掇，刘府那边听说汪士慎愿意抄写一部真经，作为老太太献给庵里的功德，了却她多年的心愿，很是高兴。因为汪士慎书画响名，手迹珍贵，一字值千金，刘府乐得趁此把个体弱多病的丫头打发掉。

那天，玉凤手拎一只青布包袱，里面藏着一把折扇，跟随在师太的后面，来到了莲花庵。

汪士慎一见玉凤就说：“你不是要看月下开的合

欢么？”

玉凤低头含羞不语。

二人双双拜谢了慧因师太。从此，玉凤就在韦驮殿前陪汪士慎抄写经文，又焚香，又磨墨，成了形影不离的伴儿。

讲述人 杨玉书

画 为 媒

有年冬天，寒风呼呼，汪士慎脚踏冰霜，从城北铁佛寺探梅回来。妻子照例给他泡了一杯茶。汪士慎捧着热茶暖过手，就急忙展开宣纸，取出狼毫笔，画了起来。因为感觉新鲜，才能着墨成趣。

他笔下画的老树繁枝，淡墨润干，随意勾勾点点，圈出朵朵梅花，仿佛满屋都散发着梅花的香气。

他刚画完搁下笔，妻子便进房告诉：“老家安徽来人啦！”

汪士慎心里说不出的高兴，来的不是亲就是故嘛，赶忙出来相迎。咦，他怔住了：来人是个不认识的年轻后生。只见他身穿布衣，相貌清秀，一手挟着雨伞，一手拎着包裹。一看就知是风尘仆仆赶来的。于是忙问：“你来找我，有什么事？”

“你是小梅的舅舅？我是从安徽来的。”

“噢，请屋里坐吧，一路辛苦了！”汪士慎忙叫妻子张罗沏茶。

谁知那后生放下包袱雨伞，既不喝茶，也不入座，

样子很拘束，脸带愁容，好象有沉重的心事，想说又不敢说。

汪士慎感到奇怪，心想，家乡只有姐姐是唯一的亲人，她不会出什么事吧？就问道：“我姐姐近来好吗？”

“好！”

“是她叫你来找我的吗？”

“不，没有。是我自己跑来的，我……”

“既来了，有什么事，你就实说吧。”

“实不相瞒，我与她家小梅，前几年订了婚。想不到她现在嫌我家穷，说门不当户不对，要悔婚。”后生红着脸说完，羞愧地低下了头。

汪士慎听后，点了点头。原来，他就是我的外甥女婿呀！以前姐姐来信，提过外甥女小梅订婚的事，便试探着问情况：“小梅自己可愿意？”

“她不愿意我能来吗？就是小梅给我的地址，叫我来扬州找舅舅，求您老人家做个主，成全我们。”

“哈哈，我若做主，不就是舅舅包办了吗？你先在我这里吃饭，饭后再商量，老远跑来，我还能叫你白跑。”

这时，汪士慎的妻子已把饭菜热好，端上桌来。那后生肚子实在饿极了，便不再客气，狼吞虎咽，吃

了两大碗饭。

汪士慎站在一旁端详，见这后生长得圆脸宽肩，朴实憨厚，从心眼里喜欢他。心想：姐姐怎么能嫌贫爱富呢？

那后生吃完饭，抹抹嘴说：“小梅常在我面前夸舅舅的学问大，会画画。她妈也听您的，所以叫我来求您写封信，帮我们说几句好话。”

汪士慎想了想，笑着说：“既然外甥女夸舅舅学问大，会画画，那你就把这幅梅花带回去吧。”

后生不解，望着这幅梅花图，画得多好呀！丰姿多彩，神韵兼备！随后又想：这画虽好，可总不能代替信吧？便摇摇头说：“大舅呀，这画，我不要！您老若同意我与小梅的婚事，写两句话就成。”

“我同意你与小梅的婚事，画上画的，就是我要说的。不用多问，拿回去就知道了。”汪士慎说完，故意不再理睬他，独自去书橱跟前翻阅书。

那后生见央求也无用，只好把画收进包裹，挟着雨伞，告辞出门。汪士慎这才又想起来，急忙追他回来，叫妻子取点银钱给他在路上用，并关切地叮嘱说：“天寒地冻，来一趟不容易，快过年了，还是坐船回去吧。”后生接过银钱，道了谢，心中仍是不快，快快地上路去了。

汪士慎进书房后，妻子埋怨他：“我不信，画比信灵？真不知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汪士慎嘿嘿笑道：“别看他现在不高兴，回去就高兴了，会有喜信来的。”他妻子仍然不解。

果然，二月杏花开，汪士慎的姐姐托人带来了信，说是小梅婚事，按舅舅的意思办，邀他回去吃喜酒呢。

原来，他姐姐收到《梅花图》；已猜着“梅”者媒也。小梅的婚事舅舅出面作主，小梅自己乐意，何必自寻烦恼呢。所以顺水推舟，同意了这门婚事。

那后生呢，从这幅《梅花图》也悟出了：没有一番寒彻骨，那来梅花扑鼻香？从此更加发愤读书，后来很有出息。

讲述人 庄子新

虾 戏

扬州人常说：“虾子还有三条红筋哩。”这话的意思：人要志气。据说这话的由来跟八怪中的人物李鱣的《虾戏图》有关。

李鱣来扬州之前，住在兴化的乡下。家有三间乱蓬蓬的茅屋，两块绿油油的菜畦，生活比较贫困。

他的姑父黄占田住在河对岸，是高宅大院，猪羊几圈，不带谎有八百多亩田地。他有一套鬼伎俩：放债、借种、租地……对待农户象剥笋子一样，今天剥，明天剥，旁人瘦了，他肥了。没用多久，周围的田都归他了，成了名符其实的黄占田。

黄占田对李鱣家看也不看一眼，冷淡得很。偶尔过河有事，也是绕着走，就是在路上碰见了，也只皮笑肉不笑点点头。邀他来家坐坐，他怕弄脏衣服，怕沾上晦气。在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李母瞒着李鱣，到他家去央求借了几斗米。借吧，怕遭儿子责怪，不借，家中一颗粮没有，当时老人为难了好一阵哩。

李鱣不问家中事，穷得安乐，勤奋好学，刻求书

画艺术，深得画家三昧。有一次，他画了一对草虾，四络触须，两只小螯，几双长爪，弓着身腰，象在水里漫游。后来，他给草虾脊背上添了三根红筋。嘿，这一对草虾竟活了，舞爪弄螯，相互戏耍，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在画上游来转去。李鲚看着，实在有趣。

这一天，李鲚出去看渔家张网捕鱼，哪里想到黄占田上门要债来了。黄占田坐着家里的木船，叫长工摇橹，在河岔里兜了一圈，收了三家的租米，顺路来到李家。他停船靠岸，来叩响大门：“嘭！嘭！嘭！”

李鲚的母亲正在灶间烧早饭，听见敲门声，连忙答应：“来啦，来啦！”

索拉喀！大门开了。李母笑着招呼：“瞧你姑父，什么风把你吹过来了，快请屋里吧。”一边用抹布擦净长凳，怕他嫌脏。

“不用忙，不用忙。”黄占田说时，两只眼睛骨碌碌地搜索屋子，象找什么东西。“李鲚呢，他不在家？”

“清早出去，还没有吃早饭呢，要不，早就给你请安了。”

“袖子里藏木棍——一直来直去。我就实说了，你欠我家一石米，该还了吧？船在外面等着呢。”

李母听了十分惊异：“一石？你记错了吧？不是一共借了三次，才八斗米吗？”